



1
之空间展厅
图片摄影：陈源

青年艺术家应该警惕潮流化 ——2018四川美术学院“之空间”

Young Artists Should Be Aware of the Trend of Popularization
—2018 Sichuan Fine Arts Institute “Zhi Art Space”

尹丹 敖想 Yin Dan Ao Xiang

摘要：青年艺术家最应该警惕的就是潮流化的倾向，大学这几年，对青年艺术家是最关键的几年，一旦他们形成某种习惯的图式以后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将很难摆脱对其创作的束缚。

关键词：四川美术学院，美术学系，之空间，艺术创作，艺术市场

Abstract: Young artists should be wary of the trend of Popularization. The period at university is the most crucial period for young artists. Once he gets used to a form of customary image, it is difficult for him to get rid of the model's bondage for a long time.

Keywords: Sichuan Fine Arts Institute, Department of Fine Arts, Zhi Art Space, art creation, art market

敖：请您介绍一下今年四川美术学院美术学系毕业展的情况。总体有没有达到您心中预先所设想的？

尹：美术学系今年成立了“之空间”，相比往年，我们开始有一个可以专门呈现的平台，所以今年对毕业展览的要求更高。留给我们的时间非常短，但我们仍然希望呈现出一个质量颇高的展览出来。要做出一个好的展览是很难的，在开展前最后一周里，我、何老师（何桂彦）、韦宇红老师以及几位班委同学等每天都在“之空间”里面，付出了很多心血。

从最终呈现的效果来看，应该说还是比较令人满意的。而且据我从朋友们那里听到的反馈来讲，大家对今年美术学系毕业展的评价是非常高。我听到的很多设计圈的朋友，纯艺圈朋友，也包括一些圈外的朋友，他们非常惊讶：美术学系能够做出如此质量的展览。当然这个过程中，也有很多问题。首先是时间比较紧促，到最后，还是有很多细节我是不满意的，但是没有办法，在有限的时间内，让本系的学生首次改变往年的毕业展呈现方式，整个过程是比较紧张的。第二个是，在这个展览中，我看到了一些问题：对于美术学系的同学，他们动手的愿望很低，动手能力也不是很强。第三个不太满意的地方是，还是有少量同学不太投入，对展览热情不高。总体上来讲，还是令人满意的，尽管还存在一些令我不太满意的地方。

敖：美术学系的毕业展览和其他造型、设计、影视等类别的院系展览，有些什么区别？根据本次展览的情况，有装置、有平面

等丰富的类型，外界一些也会对美术学系的以学术型为主的展览产生误读，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。

尹：首先我们系，的确是没有毕业作品要求的，因为我们系本来就是一个学术系科，所以“毕业作品”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毕业论文，这一点是必须明确的。因此不能以“创作”的标准来评判我们系同学呈现出的东西，这一点是不合适也是不合理的，也是没有这个要求的。但是我们会对展厅的总体效果、视觉氛围、学术定位是有所要求的。我们有一个专业：艺术策划与管理，这个专业着重于对展览的学术线索的梳理，同样也强调动手能力。但是这个动手能力不是做作品的动手能力，它是归纳、整合展品、将其最终呈现在展览中的动手能力。所以我们系和其他系做展览的诉求是不一样的，我们的诉求不是落实在作品本身，而是落实在对展览学术线索的梳理上，以整体的展览效果呈现上。由此，你所提到的上述误读，在美术学院这样的语境中，的确是容易出现的。

敖：美术学系主要以论文为基础，在这个展览中，您觉得老师、同学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是什么？

尹：最棘手的问题还是刚才说到的：同学们动手能力的问题，大家这样的意识不够强烈。比如说像艺术管理这个专业的同学们，考虑到其专业特性，我们对其要求是比较高的。他们做了几十个木盒子，分配给每一个个体，自己动手，呈现这几年学习的感受或者印象最深的事情。这个专业同学们最终呈现出来的整体感觉是不错的，但具体涉



2
之空间展厅
图片摄影：陈源

及到个体呈现，还是不太让人满意，有些同学的动手能力确实有些弱，也缺乏一种“动手”的投入感。

敖：那今年美术学系的展览最想要体现的地方是什么？

尹：我们最想体现的有三个诉求，一个是希望通过这个展览传达出一种人文的、学术的氛围，我们的“大师墙”是这次展览最引人注目的地方，以一面墙来展现历史上著名的学者、艺术家、批评家、思想家的肖像，更多的是想让同学们仰望他们，这些人就在我们面前。第二个诉求是希望给大家呈现一些可以直观感知的东西，可以为同学们毕业多年后提供回忆的一些途径、一些符号，因为我们的回忆需要一些物象来唤起。一旦有了可以感知的东西，我们就容易确切地回忆起同学四年的情谊点滴瞬间。第三个诉求就是我在前言中提到的问题，我希望同学们毕业了以后可以有一种人文底线，这是

我作为一个普通老师一直以来想对同学说的话。社会其实是很多样的，有很多污浊的东西，所以很担心同学进入社会以后变成我们不认识的样子。进入社会以后，有的话、有的事情、有的现象你很难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改变它，但有些话我们可以不说，有些事情我们可以不做。这一点就是我一直想说的，一定要有一个人文的底线，拒绝成为一个庸俗的市侩的人。这是这次展览的三个诉求。

敖：艺术学院的毕业展和市场走得越来越近，几乎已经变成一大个艺术大市场，您怎样看待这个现象。

尹：一方面我们特别需要市场，另一方面我们不能被市场所束缚。就像美国的保罗曼曾说的一句著名的话：前卫艺术与市场的关系就像是猫和拴在尾巴上的易拉罐的关系，他说的虽然是前卫艺术，但可以转换过来理解，创作和市场的关系，无论从客观来

讲，还是从我们的诉求来讲，都需要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。一方面艺术市场供养着艺术家，另一方面艺术家必须对市场保持着警惕性，避免完全被其异化。从现实层面来讲，艺术创作的确是不可能离开市场的——我们研究艺术社会学，所谓的艺术创作都是需要供养的，比如说中世纪的创作主要依靠教会的供养，文艺复兴的创作依靠教会、贵族以及资本家的供养，17世纪荷兰小画派面临的是更加广阔的艺术供养，他不是像中世纪、文艺复兴那样一对一的供养关系。为什么说从17世纪的艺术市场开始为前卫艺术的创作提供了土壤呢，因为它面临的是一种未知的消费群体，这个时候艺术家的主观能动性更大，这才孕育了后来的前卫艺术，如果永远是一对一的供养关系，其实很难孕育出前卫艺术——一方面我们渴望市场，另一方面我们也惧怕市场。没有市场，我们的艺术创作是很难推进的，所有的艺术家不可能全都依靠体制供养，只有在市场繁荣的情况

下或者是市场容纳自由创作的情况下，才能提供孕育前卫艺术的土壤。

敖：在学院庇护下的艺术市场与艺术创作呈现什么样的关系？能否请您解释一下。

尹：我大概看了一下这个毕业展，但还没有全部看完，但从总体上看，我们的毕业展，好像没有前几年这么活跃，这是我的总体印象。当然这里面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原因，就是艺术市场的衰退。虽然我们是一个院校的毕业展，但不可否认，艺术作品的创作从来就没办法割断它与艺术市场的关系，而且我们同学越来越早的进入到艺术市场的体系之中。在中国有两种赞助方式，一种是体制内的赞助，一种是依靠市场，但体制内对艺术的赞助必然是有限的，更多的是依靠市场。2008年以来，艺术市场一阵火热之后，到现在刚好是10年的时间，今年艺术市场好像是有点回暖，但总体而言，艺术市场还是处于一个非常疲软的时期，在我看来，艺术创作可能从总体而言没有几年前、甚至十几年前活跃，让人特别眼前一亮的作品总体上来讲是比较少的，这是我们必须承认的。但我要说句实话，我每年都会去看一些主要美院的毕业展，尤其是各大美院的毕业展，尽管如此，我作为一个川美人还是很骄傲的，我们的创作在全国来看还是很出色的。这样的判断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判断，而是很多同行的判断，大家仍然认为，四川美院的创作是非常好的。这个时期创作上的低潮，当然辩证地来看也是一个好事，因为10年前的艺术市场现在看来实在是太浮躁了，浮躁表现在创作基本上是跟着市场走。所以，前几年对图像绘画、卡通绘画的批评，倒不是卡通绘画、图像绘画自身有什么问题，主要是在于对潮流化的批评。这几年的创作看起来是冷了一点，但辩证地看也不一定是个坏事。

敖：那在您看来，对于四川美术学院的青年艺术家的创作，您要给予他们什么样的箴言。

尹：青年艺术家最应该警惕的就是潮流化的倾向。本科这几年，对青年艺术家是最关键的几年，一旦他形成某一种习惯的图式以后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将很难摆脱这个模式对他的束缚。当年那批画卡通的青年艺术家们，现在还是很难转型。

这几年在四川美院非常常见的，带有装饰性的硬边抽象——比如说画花布格子，或者用直线有意识的画各种空间关系，变着各种花样地画，但其实是受到市场推动的伪抽象，带有装饰性的伪抽象——还有就是这几年出现很多对东欧、对东德的一批当代绘画（如新莱比锡画派、罗马尼亚的雷尼·艾德里安，这个问题我曾撰文专门谈过）的模仿，甚至是抄袭，一旦大面积的抄袭就会成为一种潮流倾向。

敖：对美学系毕业的学子您有什么寄语要送给他们吗？

尹：对于本系的同学来说，通过毕业展得以向人们呈现这四年来学术研究成果，也是一次提升动手能力、加强协作的机会。尤其对于“艺术策划与管理”专业的学生来说，这是毕业前最后一次展览实践的机会，毕业虽是学生时代的终点，但也是人生的另一个起点。希望2014级美术系的同学们在未来的日子里找到自己喜欢的人生轨迹，而不是随波逐流，人云亦云。始终坚守人文价值的底线，拒做犬儒，不向庸俗、市侩低头。